

為了不讓小孩來酒池，她們派小兒看管臘肉，各酒家人也會將酒釀和酒麴出售給一般家庭，酒釀加雞蛋煮甜湯最好，最受到小兒和婦女歡迎了。

西門外地廣人稀，夯土的匠人幾日就把地給整平了，挖溝沿至苦泉下游，不侵犯上游的激水石刀影響石匠們使用。

東門外只夯出一小片土地，那裡的山上葬有帝乙，雖然說是封山禁獵，但是殷地朝歌的居民們斧斤以時入山，採樵亦可，殷地商人們敬重帝乙，只是採樵筏薪，並不獵殺生物。

馬氏高潤

南門管領高羊的父親高晴，著人請家族裡嫁出去的姑姑們回娘家聚會，說是因應封侯典禮，需要高家的姑姑們商討，如何協助自家的男人們在典禮時節定定心。北門管領呂尚的妻子馬氏高潤，是家族裡最年長的大姑姑，此時也要回娘家聚會。

高氏馬潤一早就騎馬回南門娘家，一進門，卻發現家裡面冷冷清清，只有父親高晴一個人跌坐高堂。老人家快七十了，白髮蒼蒼，雖有老態，卻不顯龍鍾佝僂，身邊連一個伺候的媳婦

也沒有，一個人跌坐高堂，小木几上點一爐辛夷。

「汝來，」老人家招手叫自己的長女高潤到面前說：「汝也老了，快要五十歲了吧？來我前面坐著，這爐辛夷香可通九竅、利關節，汝還能騎馬不錯啊，」老人家慈祥，他命路過大堂的小兒拿了矮凳子來給大姑奶奶坐，小兒啣命而去快快就來。

「辛夷氣輕，通頭腦還能消黑斑……，哈哈，汝回去時帶些回去，有空也點一爐香給汝丈夫呂尚聞一聞，能明目眩、齒痛，也許記性能好些……，」老人家真幽默。

高潤羞愧難當，父親這樣消遣她。呂尚是不長進，滿朝歌的商民，人人都勤勉，就他天天去水濱垂釣，也無收穫，說什麼願者上鈎？北門市集誰人不知道這個笑話！都是因為呂尚魚鈎做不好，釣不到魚，現在連老父親都聽說了，說出來笑話他。

「不務正業是不太好，但是也不是不好，汝也別太由著他，北門管領，好歹也是一個事業，那裡人憨厚樸素有力量，是夏族遺民，人家有人家的傳承也是有的，但是呂尚畢竟是商人，不是說汝呢……，汝怎麼哭了！」

高潤低聲的啜泣，這怎麼說起呢！「阿爸，我沒有由著他，他是遊手好閒，可是他也很努力研究那些烏龜殼的圖文……，阿爸，您別太責備他……」

「死了幾百年的東西有什麼好研究的？況且寒露還有封侯典儀要舉行，汝看看家裡人都出盡了，還是不夠人手，他怎好這樣凡事都不打理？不太好！汝說是吧？」高晴人雖老心卻明白，他什麼人什麼事都看過、經歷過，怎會不知呂尚是真無能又愛躲懶的人？他這個傻大妞，也不知看上他那一點好！

「阿爸！」

「孩子們呢？」高潤和呂尚生有三子，皆已成年。

「都住在師父家裡，他們每歲回來兩次，看看就走，也不肯回家……，我真命苦，」高潤只能向父親哭訴。孩子們都大了，家裡除了烏龜殼和獸骨，就是一張大牛皮，她沒有物件替孩子們聘女成婚。膠鬲才來殷地朝歌三載，就有物件聘高家女兒，她是高家的大姑姑卻無法替自己的孩子們張羅婚聘之事，馬氏高潤羞愧難當。

「汝也別心裡苦，沒事的，高家人都會幫著親戚，叫他好好當個北門管領，也許還有機會，不是嗎？」老父親安慰長女，心裡也是不忍，女兒這樣勤儉持家，也是生養不差，怎麼就這樣低聲下氣的過日子。

「汝來，我給汝物件，還要汝在家多住幾天，年紀大了眼睛也不好，汝別老是刺繡做針黹，傷眼睛，我教汝念唱，也許汝心情會好些。

家裡人人都學念唱，那是很好的事，汝看我們家妯娌和睦，小姑子和那些媳婦們都能平心靜氣……，就是因為如此，還有汝看看我們家這些個男丁，都能和平相處，雖然人人忙碌，都還有時間練習一心不亂，這是好事，汝說是不是呢？」

「阿爸，我小時候聽您和阿母唱過，很好聽，阿母也教過我，可惜……，」可惜馬氏高潤當時一心想嫁給高大俊美的呂尚。

「汝母親去歲冬至前才走，一大家子都在，大大小小五六十人圍爐吃甜湯丸子，她是笑著離開，我很放心，有朝一日，我也會如此，開開心心的離開，汝說是吧。」

「阿爸！汝不能走啊，我……」

人哪！哪怕是活上一大把年紀的人，還是會依戀父母，高潤心裡又難受了。

母親走後，呂尚在喪禮上裝嚴肅，害的來弔喪的人以為他是母親的丈夫。其實高家根本不把喪禮辦的嚴肅恐怖，人人來弔，只是盡禮，鞠躬拿條布巾就走，根本無人哭泣，母親平日安祥，媳婦們和小娘姨們都明白，哭泣不是母親歡喜的，所以全家無人哭泣哀嚎。死亡是很平常的事，天天都有人死亡，如果人死了，活著的人都要哀嚎哭泣、不理日常生活才算是禮節，那麼這種禮節，殷家商人不要。殷家商人希望自己去的平安，家裡的人繼續如常生活，且內心平靜。

馬氏高潤在娘家住下，父親當日摩著她的頭，在她耳邊輕聲的、悠揚的唱念給她，要她也跟著一句一句唱和，雖然高潤唱的不好，但是也有聲有調，日後也能和家裡的女眷們一起念唱，直到她差不多可以在心裡念唱以後，她才回北門的家。